

不可能犯罪 诊断书

DIAGNOSIS:IMPOSSIBLE

爱德华·霍克
EDWARD D. HOCH

北山镇地方虽小，不知为何却总是奇案不断，几年来出了好几起“不可能犯罪”……想知道我怎么解开这些案子？那就坐下来，听我慢慢说给你听。

▼ 古典 推理文库
CLASSIC MYSTERY

[美]爱德华·霍克 著 吴非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013029576

1712.45
1145
V6

不可能犯罪诊断书 VI

[美]爱德华·霍克著
吴非译



1712.45

V6



北航

C1635427

© EDWARD HOCH Estate 2008.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Fei Wu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09-207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可能犯罪诊断书. VI / (美) 霍克著 ; 吴非译.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2.12

(古典推理文库)

ISBN 978-7-5534-0065-5

I. ①不… II. ①霍… ②吴… III. ①推理小说—小
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90919号

不可能犯罪诊断书VI

作 者 [美]爱德华·霍克
译 者 吴 非
出 品 人 刘丛星
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策 划 编辑 楚 诚
责 任 编辑 顾学云 李瑞玲
封 面 设计 未 误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
版 次 2013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 编: 100052
电 话 总编办: 010—63109269
发行部: 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beijinghanyue.com/>
邮 箱 jlpq-bj@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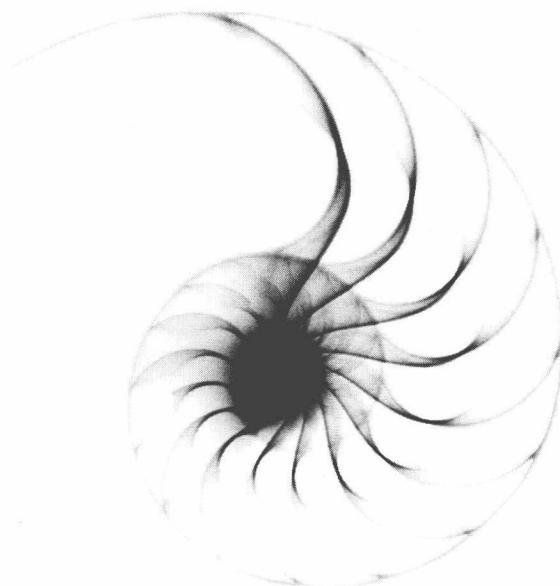
ISBN 978-7-5534-0065-5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投稿热线: 010—63109462—1040

DIAGNOSIS:IMPOSSIBLE VI

EDWARD D. HOCH



约翰·狄克森·卡尔 (1906 - 1977)

史上最伟大的推理小说作家之一，举世公认的“密室推理之王”。其小说素以公平著称，线索隐蔽，解答惊人，具有超乎寻常的逻辑性、趣味性。他一生共设计了超过五十种密室，几乎每个都是构思精巧、无以复加；又兼其小说一贯具有的浓郁哥特风格，以及其谋篇布局的架构能力之强，自会让读者大呼过瘾，竞相传读。读推理，岂能不读密室；读密室，岂能不读卡尔！

基甸·菲尔博士 探案系列	亨利·梅利维尔爵士 探案系列	非系列经典杰作
《女巫角》	《瘟疫庄谋杀案》	《夜行》
《疯狂帽商之谜》	《白修道院谋杀案》	《骷髅城堡》
《宝剑八》	《红寡妇血案》	《失落的绞刑架》
《盲理发师》	《独角兽谋杀案》	《蜡像馆里的尸体》
《索命时钟》	《魔术灯谋杀案》	《四种错误武器》
《三口棺材》	《孔雀羽谋杀案》	《笑话中的毒》
《阿拉伯之夜谋杀案》	《犹大之窗》	《弓弦谋杀案》
《唤醒死者》	《警告读者》	《艾德蒙·戈弗雷爵士谋杀案》
《歪曲的枢纽》	《就这样走向杀人》	《燃烧的法庭》
《绿胶囊之谜》	《五盒之谜》	《怪奇案件受理处》
《铁笼问题》	《九因谋杀成十》	《皇帝的鼻烟壶》
《失颤之人》	《眼见为凭》	《阿瑟·柯南·道尔的一生》
《连续自杀事件》	《镀金人》	《新门新娘》
《逆转死局》	《女郎她死了》	《天鹅绒里的恶魔》
《至死不渝》	《爬虫类馆杀人事件》	《九个错误答案》
《耳语之人》	《青铜神灯的诅咒》	《福尔摩斯的功绩》
《沉睡的人面狮身》	《我的前妻们》	《第三颗子弹》
《菲尔博士率众前来》	《时钟里的骷髅》	《割喉队长》
《绝无嫌疑》	《坟场出租》	《恐惧往往相同》
《死人来敲门》	《魔女狂笑之夜》	《隐匿的女巫》
《撒旦时之屋》	《血腥眼底》	《着魔》
《包厢C的恐惧》	《骑士之杯》	《火焰，燃烧吧！》
《月之阴》		《破解奇迹之人》
		《帕帕拉巴斯》
		《饥饿的妖精》
		《厄运之门》

爱德华·霍克 (1930 - 2008)

众所周知的“短篇推理之王”，一生创作了近千篇推理小说，平均两周便写出一个故事。其作品浩如烟海，却都保持着较高水准，具有浓厚的趣味性、意外性，创意和解答更让人拍案称绝！霍克一生荣誉无数，除先后两次摘取“安东尼奖最佳短篇小说”的桂冠之外，更曾获颁“金德林加奖终身成就奖”、“夏姆斯奖终身成就奖”、“安东尼奖终身成就奖”以及“爱伦·坡奖终身大师奖”，对推理小说的影响至深至远。

《不可能犯罪诊断书》(全六册)

《妙贼尼克》(全八册)

《斯托维尔开膛手》

《老间谍俱乐部》

《西蒙·亚克的使命》

《铁血天使》

海伦·麦克洛伊 (1904 - 1994)

美国推理作家协会(MWA)第一位女性主席。其小说独树一帜，以优美的文笔、透彻的心理分析见长，主要分成两大类别：一是古典解谜小说，一是心理惊悚小说。麦克洛伊曾获MWA最高荣誉“大师奖”，是继阿加莎·克里斯蒂之后，又一位名播四海的女性推理小说大师。除小说之外，她亦曾撰写大量的推理小说评论文章，并因此获颁推理文坛最具权威的“埃德加·爱伦·坡奖”。

《死亡之舞》

《月光下的男人》

《谋杀提示》

《恐慌》

《独行女》

《犹在镜中》

《冒牌的拜佐尔·威灵》

《惊奇！惊奇！》

《分足先生》

安东尼·伯克莱 (1893 - 1971)

推理小说史上的先知。1922年，他开始创作高水准的古典推理小说，并一手创建了著名的“侦探俱乐部”。在古典推理大行其道之时，伯克莱反而预测：“纯粹以解谜为主，重视情节却忽略人物塑造、缺乏文风和幽默感的传统推理小说时日不多。未来的推理小说，心理成分在吸引读者方面将超过数学成分。”而今，这一预言自是全部命中。1939年，伯克莱宣布停止推理小说的创作，但依然活跃于评论界，直至1971年去世。

《莱登庭神秘事件》

《毒巧克力命案》

《皮卡迪利谋杀案》

《事实之前》

《裁判有误》

克莱顿·劳森 (1906 - 1971)

著名的“推理巫师”，具有编辑、作家、魔术师等多重身份，美国推理作家协会（MWA）的四大创始人物之一。其小说一方面融汇着魔术表演的基本原理，奇招迭出、别开生面，让读者深受震撼；另一方面又不时现身说法，给读者讲解些简易魔术，而这又往往契合着小说的谋杀诡计，堪称匠心独运、只此一家。劳森曾以“马里尼”之名登台表演魔术，所以这名字便自然见诸他的小说，如此遂有推理史上名动一时的“魔术师侦探”——马里尼大师。一切皆有可能！

《死亡飞出大礼帽》
《天花板上的足迹》
《无棺之尸》

《断项之案》
《伟大的马里尼》

克里斯蒂安娜·布兰德

《晕头转向》
《绿色危机》
《寓所之噩死》

《耶洗别之死》
《绝技》
《不速之客的自助餐》

保罗·霍尔特

《犯罪七大奇迹》
《混乱之王》
《隐形圈》
《撒旦的鲜花》

《赫拉克勒斯十二宗疑案》
《血色迷雾》
《杀人的信》
《代达罗斯的犯罪》

罗纳德·诺克斯

《闻边足印》

《简仓陈尸》

黑克·塔伯特

《地狱之缘》

《刽子手的杂役》

密室经典系列

《弓区大谜案》| 伊斯瑞尔·冉威尔
《九九神咒》| 安东尼·布彻

《红色右手》| 乔尔·汤斯利·罗杰斯
《安逸作家之死》| G.M. 马列特

目 录

61	闹鬼医院	001
62	游客故事	027
63	贝利的兀鹰	053
64	中断的降灵会	081
65	候选人体休息室	113
66	黑修道院疑案	145
67	秘密走廊	169
68	魔鬼果园	195
69	牧羊人戒指	219
70	自杀小屋	243
71	夏季雪人	267
72	秘密病人	289

闹鬼医院

我第一次见到爱玻时，她正站在北山镇的一家小旅店里。她那双深邃的眼睛，那张严肃的面孔，那头金发，都令我感到一种神秘感。

爱玻是位护士，她的丈夫安德烈在大西洋舰队服役。他们有一个儿子，名叫山姆·霍桑，今年八岁。爱玻告诉我，她的丈夫在一次航行中染上了疟疾，被送回了美国治疗。她自己也染上了疟疾，但没有丈夫那么严重。她还说，她的丈夫在船上服役，她的儿子山姆·霍桑在一家旅馆里住着，由她的妹妹爱丽丝照顾。

到了一九四一年三月，欧洲的战事已给大西洋的航运造成巨大威胁，美国海军因此成立了大西洋舰队以支援盟军。我的护士爱玻回到北山镇后，很担心在海军服役的丈夫，怀疑他能否按照征兵章程所说在十八个月内回到自己身边。那是个冷飕飕的周一，我们在我的办公室里谈论前线的新闻，闹鬼医院的问题最早就始于这次谈话（在继续讲他的故事之前，山姆·霍桑医生给访客和自己斟满了酒）。

“有人说咱们国家年底就要被卷进去啦。”

“我觉得没有什么理由足以反对她的这个说法。”

“安德烈在船上服役吗？”我问道。被征召前，他们在缅因州经营一家小旅馆。现在丈夫不在了，爱玻和儿子便回到了北山镇。

“我想应该是吧，不过他们的工作都属于高度机密。”

我的上一任护士玛丽·贝斯特上了海军的征兵名单,所以我才安排爱玻回来——她会不会被派到安德烈那艘船上啊?这种巧合只会在电影里出现。她去了圣迭戈^①的一个海军基地。

我的办公室位于与朝圣者纪念医院相连的侧翼,对驻扎在这里的医生而言,能抽个小空和护士聊聊天是比较奢侈的事。果然,在这个三月的下午,我们的谈话被林肯·琼斯打断了。几年前,他成了北山镇第一位黑人医生,这在当时造成了不小的轰动。上周末林肯和妻子夏琳用丰盛的晚餐盛情款待了我和安娜贝尔,我正想着要好好谢谢他,却注意到他的面色似乎表明他要说的并非什么轻松的话题。

“山姆,能耽误你几分钟吗?我有点事想听听你的意见。”

我问爱玻:“下一个病人是几点钟?”

“你答应道吉尔夫人下午上门看诊,不过时间没有要求。她发着烧,哪儿也去不了的。”

于是我跟在林肯身后,朝走廊一头走去。

“最近感冒患者更多了吧?”林肯问道。

我点点头:“每年冬天都这样。你在医院这边的病人多吗?”

“不少重症患者,主要是老年人。总之每个病房都有人。不过我要和你谈的是别的事。有个叫珊德拉·布赖特的病人声称她的病房间鬼。”

我情不自禁地笑出了声:“这鬼肯定是个新来的!”

① San Diego, 加利福尼亚州的太平洋沿岸城市, 设有多处军事基地。

我们经过护士台，走进七十六号病房，这个数字让我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但一时间我无法捕捉记忆。如果我以为病床上躺着一个虚弱的老太太，勉强靠在枕头上支起身子，那可就大错特错了。珊德拉·布赖特三十多岁，风姿绰约。她倚窗而坐。

“你好，”我向她打招呼，“我是霍桑医生。”

她如花的笑靥令我有点失神。“抱歉，我不能起身。琼斯医生说我还得休息一两天。”

“阑尾手术，”林肯解释道，“上周六下午由楚门医生执刀，目前康复状况良好。”

“如果没有那个幽灵就更好了。”她幽幽说道。

我吃不准她是在开玩笑还是认真的。我拉过一张椅子坐在她对面，林肯则在床沿坐下。其实我很少在医院的病房里坐着，通常我都是在每天办公之前来看望我的病人，站在床尾询问他们睡得好不好。而坐在椅子上，从一个更低的视角打量这个房间，才让我意识到病房是多么死气沉沉。这是一间私人病房，除了一张床，墙壁上连一幅图画都没有。而那个年代，自然不会有悬挂在天花板下面的电视机。一张床，两把椅子，还有一个小小的床头柜，这就是房间里全部的摆设。

“要不你跟我讲讲那个幽灵的事？”我试探性地问道。

她莞尔道：“你是这里的住院精神科医生吗？是不是你也觉得我可能脑子有点问题？”

我对这想法一笑置之：“朝圣者纪念医院没有精神科医生，

琼斯医生只是找我过来看能否帮你。你真的看到幽灵了？”

她点点头：“连着两个晚上。星期六的手术结束后，他们给我打了镇静剂，但是我半夜被惊醒了。我觉得床在移动，接着我看到一个人，一个戴着兜帽的人影，在月光下，他的轮廓清晰地刻在窗户上。我开始语无伦次地说了些什，于是那个人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名嘘寒问暖的护士出现在我面前。我又睡着了，我想这也许是那些药物的副作用而引起的噩梦吧。”

“很有可能。”我表示同意。

“但昨天晚上，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同样的人影又出现了，这次他在我的床边蠕动，我想我一定是尖叫了，当我睁开眼睛时，那个人已经不见了，眼前只有不断安慰我的护士。”

“这一切会不会是你在做梦？”

“不可能，我非常清醒。我服的是一粒止痛药，而非安眠药。我大喊大叫的时候，虽然闭上眼睛，但那只是一瞬间的事。紧接着护士就来到我身旁，月光自窗户照进来，和前天晚上如出一辙。”

“那个护士是谁？”我问。

“贝蒂·兰登。她和珍妮·坦普雷顿是夜班护士。”

这两人我都认识，她们每天早上七点钟下班，有时候我很早就开始巡诊，便会遇上她们。贝蒂在朝圣者纪念医院大约一年了，而珍妮只有几个月。

“我会找她俩谈谈的。”我向她许诺。

“没用的，她们都以为我是在痴人说梦。我甚至还让贝蒂检

查过床底，但是下面根本没人。”

“放轻松，别再去想这件事了，”林肯建议道，“如果你需要的话，今晚我可以给你开一方镇静剂。”

“我只想离开这个鬼地方回家去！”

“好，你的手术没有并发症，通常阑尾手术患者要留院观察一周以上，不过我会和楚门医生谈谈，看能否让你周五提前出院。”

“可今天才周一啊！”她看起来极不情愿在这里多待一个晚上，“你们就不能帮我换一间病房吗？”

“最近感冒病人特别多，医院病房很紧张，不过我会尽力安排的。”

我跟着林肯离开七十六号病房，然而我们很快了解到这个区域的所有病房都已经满员了。产科还有一些空床位，但是我们没办法安排。“也许某个双人房的病人会愿意和她换一换。”我建议道。

“我会问问看。”林肯答应道。

我驾车前往道吉尔夫人家出诊，虽是寒冬将逝，空中仍然飘着雪花。出诊结束后，我回家换了衣服，准备和安娜贝尔去马克思牛排馆吃晚饭。这是地处镇中心的一家饭店，去年秋天刚刚开张。按照一贯的路线，我七点钟准时来到她的诊所接她下班。

“今天你的猫猫狗狗过得怎么样？”我为她打开车门。

“好极了，”她说道，“不过有一条可怜的蛇，我们得想办法让它睡着。我可不擅长和蛇打交道。”

“北山镇没人擅长这事儿吧！”

她的动物诊所名叫“方舟”，位于北山镇和西恩角当中。尽管才开业不到一年，但安娜贝尔·李·克里斯蒂，这个金发褐眼的姑娘已经在两个镇上声名鹊起。我们秋天就开始一起出去约会，我现在越来越喜欢她了。

到了餐馆后，我们拣了最喜欢的位置坐下，她问道：“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我把医院的鬼故事跟她说过了，她机敏地意识到这只不过是病人在手术过程中被麻醉后的异常反应。

“我认为你的判断是正确的，”我赞同道，“不过我刚才想起了七十六号房间的某些事。一年前，有个男人就是在这个房间被杀的。他在抢劫珠宝店后，被警察打伤，于是住进了医院。可他试图打倒看门的警卫逃跑，结果被击毙。”

“我的天！我从没想到自己竟然来到了这么一个无法无天的地方！”

“下次记得提醒我给你讲一些这里曾经发生的奇怪故事。”

“我已经见过不少了，”她提醒我，“连一只猫都藏着秘密。”

这时，马克思·弗迪克带着热烈的问候来到我们这一桌：“我最最亲爱的医生们，今晚过得愉快吗？”他又高又瘦，油亮的头发服服帖帖地躺在头顶，一撮小胡子若隐若现。他曾经在波士顿经营一家生意兴隆的餐馆，我无法想象他为什么要卖掉那份产业来到北山镇这种小地方，尽管有一次他提到了其中缘由，是和一场

令人神伤的离婚有关。不管怎么样，他给北山镇带来了高品质的消费和可口的食物。

“今天我被逼杀了一条蛇。”安娜贝尔懊恼地说道。

“你应该把那条蛇带过来，我可以用它做一道好菜。”

“不用了，谢谢！你的牛排已经很好吃了。”

他指了指身后说：“等天气暖和一点了，我要在后面搞一个聚会用的房间，而且我们会稍稍扩建厨房，那时我们就可以承接圣诞聚会和小型婚宴了。”

他冲我们露齿一笑，又补充道：“你俩可以做我的第一对客人。”

我们假装生气地嘲笑他，仿佛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幻想。他又和我们开了一会儿玩笑，才去招呼其他上门的顾客。

“没想到星期一晚上生意还这么好。”我感叹道。

“你不知道吗？今天是圣帕特里克节^①呀！不然你想我为什么要穿绿色的衣服？”^②

① St. Patrick's Day，每年3月17日，是爱尔兰人的节日。圣帕特里克是一位基督教传教者，教皇派他去爱尔兰使当地人皈依基督教。他从威克洛上岸传教，当地的异教徒企图用石头将他砸死，但他毫无惧色，从容摘下一棵三叶苜蓿，生动形象地阐明了圣父、圣灵、圣子三位一体的教义，感动了爱尔兰人，使他们皈依了基督教。圣帕特里克卒于493年3月17日，爱尔兰人为纪念他，便把这一天定为圣帕特里克节。

② 18世纪以后，随着大批爱尔兰移民进入美国，圣帕特里克节在美国也成为一个重要节日。圣帕特里克节是一个欢乐的节日，在这天，人们举行庆祝游行、教堂活动和公共晚宴以庆贺。美国的爱尔兰人在这天还喜欢佩戴三叶苜蓿草，用爱尔兰的国色——绿黄色装饰房间，身穿绿色衣服，向宾客赠送三叶苜蓿、巧克力竖琴、长柄烟斗等纪念品。

“我确实没想到今天是节日，”我承认道，“在医院，大家也穿一样颜色的衣服……”当年的护士服是白鞋白袜，以及浆过的白制服和白帽子，工作中必须一直如此穿戴。

“你真是不可思议，山姆！你得找个人每天早上告诉你今天是什么日子。”

我没有接过她的话头，反而评价起她的着装：“总之我喜欢你今天的打扮，可你并不是爱尔兰人呀。”

“我妈妈是。不过圣帕特里克节不分国籍。”

“看来我应该带你去找个能吃腌牛肉和卷心菜的地方。”^①

“马克思已经把这道菜作为今天的特色菜放在菜单上了，不过我看还是算了。我的口味可不那么爱尔兰。”

这是一顿令人心情大好的晚餐，待到甜点上来，我们已经饱了七八分。一杯白兰地给这顿晚餐画上了句号，我们离开餐厅回到车上已是十点半了。“现在去哪里？”安娜贝尔问。

“嗯，你别觉得奇怪，不过我想去医院看看珊德拉·布赖特的情况。”

“那个住在鬼屋里的女人？”

① 爱尔兰最具代表性的菜是腌牛肉煮卷心菜。爱尔兰自古以来受英国的统治，人民被剥削受了很多苦，养的、种的、生产的都让英国人拿走了。所以在19世纪末，为了求温饱，爱尔兰人都跑到美国来。这道爱尔兰美食就是当时那些贫穷的爱尔兰人用最低等的牛肉做的，因为上好的牛肉都给抢到英国去了。爱尔兰人的牛肉是牛的胸脯用盐水和香料腌的，所以口味会有点偏咸，但很香很可口。

“嗯，我只是想确保她今晚能平安度过。”

“没问题，这次我和你一起去。下次我们约会的时候，我带你去看我的那些猫啊狗啊的。”

“安娜贝尔……”

她顽皮地挽起我的手，兴高采烈地说：“出发喽！”

我们到医院刚好十一点，正赶上护士换班。“珊德拉·布赖特今晚还好吧？”我问贝蒂。另一名护士珍妮·坦普雷顿正端着卧床病人用的便盆朝其中一个房间走去。

“不知道啊，医生。我刚刚上班，不过她好像睡着了。”

我轻轻推开七十六号病房的门，生怕惊醒病人。安娜贝尔仍留在护士值班柜台和贝蒂聊天。房间里，月光透过窗户流泻进来，把床头映照得一片明亮。病人看上去睡得十分安详，正当我准备退出房间时，忽然注意到某些异常，于是我停下脚步，走上前，好看得更加清楚。

床上的女人不是珊德拉·布赖特。而且这是个死人。

贝蒂和珍妮立即检查记录，发现珊德拉·布赖特在白天已经被换到了六十五号病房。

“没人通知我们，”贝蒂·兰登抱怨道，“他们把鲁斯·海菲涅换了过来。”

“过去的两晚，布赖特小姐一直认为这个房间有鬼。是她主动要求更换病房的。”